

雪 暖 滑 铁 卢

刘学强著



# 雷鸣滑铁卢

刘学强 著

\*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潍坊厂印刷  
华光川型计算机——激光汉字编辑排版系统排版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875印张 150千字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5332—0497—2

I·69 定价：2.00元

# 热与蒸发

——序刘学强的《雪暖滑铁卢》

祖 慰

武汉到广州的三月的列车，是从暮色流向仲春的时空之溪。我飘浮其上，被迫翻阅刘学强的旅美旅欧散文集书稿——《雪暖滑铁卢》。出乎意外，美和春都在进行性地加浓着。审美效益，不仅与审美经验成反比例关系，而且还与审美期待成反比例。我对这类文章实在不敢有太高的期待。前年，在美国旧金山我同美藉华裔女作家陈若曦聊天，她诧异地问我：“中国来美国访问的作家，两周或一个月，

回去就能写一本数十万言的书，怎么写成的？你回去也写一本吗？”我没写。显然是听了她的含蓄的衷告，还因为我读了那些汗牛充栋的“混凝土式游记”（即谈点异邦风土人情，抄点掌故史料，作点政治或伦理的评议，像是砂、石、水泥的硬梆梆的、灰溜溜的混凝土之物），不敢再增加一本让未出国的人感到不够味儿让出过国的人感到不是味儿的“混凝土”了。学强却给我送来一本刚编的复印书稿，我当然只能期待再被迫啃一本“混凝土”。谁知，这十多万个方块字却像分子的高速运动，合成一种无可名状的热，把我的记忆之潮蒸发，飘起青濛濛的联想之雾，胡乱地也许是灵性地凝结出那几片神思的彩霞来。

《雪暖滑铁卢》，雪怎么和暖常组合在一起了？”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毛泽东词），雪分明是冷极之至，暖从何来？

我的记忆之潮在挥发。人说，散文贵于散，无诗的格律，无小说的情节，无碍无掩地自由抒发。哦，我说，散文贵于超常地聚。散文的机理可能与制造太阳（或氢弹）相似。互相排斥的轻原子核氘和氚，在1亿度的高温下聚变成重原子核，在这过程中释放出使生命萌生使天地生辉的巨大能量来。散文就是要将散得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在情感的高温下聚合在一起，让读者的内宇宙里来点热核反应。

在雪和暖的聚变模型里，纳入了作者在滑铁卢村看到的相拒斥的幅幅图景。这个村明明是威灵顿公爵获得胜利者的殊荣及拿破仑接受失败者的耻辱的历史见证，可是每年来这

儿的几百万游客，却把审美热情投注于“失败的英雄”拿破仑，威灵顿被冷置一边。失败与英雄是超常组合；把崇拜热投射给失败者，又是超常组合；然后作者在超常组合里抒发，今天人类超越了“胜者王侯败者寇”的肤浅价值观，在为开拓而失败的人那里发现了新的形而上意义。于是，作者感到，“路过小树林，同行者甩手摇落一树雪花，弄得我一身雪粉。搓搓手，揉揉脸，竟然觉得这将阳光七彩全部拒斥于外的尤物，给我以酥酥的暖热……”

在荷兰，作者将鹿特丹的赶走了汽车的步行街与客厅同构在一起，称之外“城市的起居室”，侃侃而谈着当令人类把空间赋予生存、经济、文化三重主题。甚至把先秦老子的空间观及现代建筑大师波特曼的“共享空间论”都聚合到一篇短短的散文中了。这种聚变能量，怎么能不激活读者对塑造人性的空间爆发出种种发散性遐思？

《太空城畅想曲》，把这么多不相干的“元”聚合为文：作者的年龄；1957年开始的太空时代；加州阳光与德州阳光；美国司机惠斯先生及小儿子，勃拉姆斯《匈牙利圆舞曲》；视觉艺术学校女校长认为苏联人首先进入太空是因为古典音乐在苏联比美国普及；爱因斯坦与音乐，德国发明的 VZ 火箭与音乐；约翰逊太空中心；挑战者号爆炸；尼采的超人哲学；古希腊神话里的“海妖”；美国的民族性；“UFO”及外星人等等。多元信息的场性聚合，其信息量不是各元信息之和，而是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信息魔方”，可以转合出不可统计的多元多义的文章之外的语义来。

抽样三例，具有了统计概率的意义；这个集子，有了点散仙的神韵。散仙，是道教之仙，是没有被玉皇大帝封官之神。放散不羁，但又聚合成仙。诗人李白的外号就叫散仙。散文，如果要找个“物理模型”的话，应是“散仙”，无限地自由地发散，仙气（或谓之灵气，或谓之超常，或谓之高集成度）地聚之为仙。现代人激赏潜意识中的联想、梦及灵感，就是因为它们专司超常组合风马牛不相及的信息，是一切创造之母。散文应是这位母亲的艺术之子。

散向何方？这个集子似乎又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命题。

说文学是文学，有人有质疑；但是，如果说文学家最为关注的事是人性，大概不会有异议，因为这是大实话。

《布鲁塞尔最老的市民》，写的是比利时布鲁塞尔市的一尊雕塑——撒尿小童。作者没有从古老的传说——古代西班牙人侵者在撤离布鲁塞尔时，企图炸掉这座城市，有一位小童夜间起来撒尿，尿湿了导火线，保全了城市——生发开去，而是谈到了布鲁塞尔有两个教育部、有法语教育部和荷兰语教育部，讲到了不同语言的无休止的争执，作者在撒尿小童像许下一个愿，祈祷人类天真、和谐和统一。从这儿隐喻了现代人性的一个新边疆：信息社会一味追求多元，无度追求个性，这丰富性同时又是把人类炸成互相隔膜碎片的炸药，该让撒尿小童把那导火线尿湿……

作者从荷兰阿姆斯特丹广告牌上的美女被画上胡子说起，谈到了欧洲各大城市涂鸦成风。何止欧洲，美国的纽约地

铁及旧金山的巷中墙壁，都是超级涂鸦之地。接着，《不再美丽的艺术》一文讲到了一些“现代丑画”及“现代丑乐”。虽然作者谴责多于说理，但是，又展示了人性的一个新边疆：当美在自由增长时，丑也在一个共时点上增殖。自由即陷阱。如果不管怎么画都可成为杰作，那么绘画艺术被作为随意行为而取消了。人类越来越喜欢破坏现行规则，就要越系于建立新规则之累，不然就要跌入无规则的陷阱。人性正受到大美的塑造及奇丑的污染。

《海德堡的浪漫》，对德国这座美丽小城，作者已不再像马克·吐温那样，只知赞美它的自然美。人是符号的动物。现代人性的新边疆，对审美对象，尤为欣赏其符号美。作者用浓浓的笔墨表现海德堡的浪漫在于它的 10 万居民就有 3 万是大学生，有 7 人荣获诺贝尔奖；在于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曾在这儿主持过一场惊世骇俗的辩论；在于莫扎特 6 岁时曾在这儿演奏过；在于海德堡大学曾培育过大作曲家、歌曲之王舒曼；在于这儿出过对二十世纪社会学影响最大的学者之一马克斯·韦伯。这样的区区小城，一年有全球的三百万游客涌来，标志着新的人性要求（符号美要求）的勃发。现代人，就连那人性中的最古老的内涵，即“食色性也”，也要求复合上现代的符号美信息。拿吃为例，不只是要求充饥，还要求色香味形，要求在什么场合吃，要求同谁在一起吃等符号意义，符号要求更甚于生理要求。这是人性在食方面的新边疆要求。刘学强注意到了旅游中的“文化美”要求，正是注意到了人性的新边疆。

人性，不是像历史学家汤因比及罗马俱乐部的科学家所说的越来越堕落，当然也不是越来越先进或纯洁，只能说是越来越丰富。后人包容有前人的所有短处和长处，并开拓出新的边疆。马克思很喜欢古希腊人的一句格言，“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这就说明人性是一种积累。希特勒当年将犹太人送进毒气炉，今天的犹太人（以色列士兵）又将毒气弹扔向巴勒斯坦人。人性中的原始野蛮性，不可能泯灭，而只能在一定条件下被某种文化规范加以抑制；若不加抑制又会复现。武松时代，打虎成了英雄；今天的人类，能有效地防止老虎的伤害，惊悟了生态平衡之理，正在花巨款为老虎建立保护区，并制定法律，杀虎者有罪，这就开拓了人性的新边疆。我们做个假定，曹雪芹复活了，与法国新小说派代表人物、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西蒙对话，曹雪芹绝对不容新小说，而西蒙呢，会盛赞《红楼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杰出贡献：这就是后人人性对前人人性的包容性。在自然界，从单细胞生物进化到人，并不因为有了高级的人而把低级的单细胞生物淘汰了。地球上保存了从单细胞生物到人的全部系列生物，形成了一棵“生命树”的展开模型。还有一点更有趣，生命树上最高枝的人，是由亿万单细胞组合而成的另一种质，但仍然具有单细胞的属性，每个细胞都有全套的遗传基因，人只是比单细胞生物更丰富，而不是用什么替代了单细胞。人性也是如此，是呈“生命树”模型般地展开。任何时代的人性有两部分：一是历史的包容，二是当时开拓的新边疆。评价当代一个人的人性，一是看他用当代的文化规范抑制了（不是除尽了）多少违害现代社会及他

人的历史性人生；二是看他开拓了多少有益于当令人伦的人性新边疆内容。

任何时代的作家，他能否成为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就是看他能否出类拔萃地敏感感到他那个时代的人性新边疆内涵，能否以最独特的最能运载人性新边疆内容的艺术形式感性地显现出来。

《雪暖滑铁卢》作为散文，它追求散仙似的超常的散及超常的聚合；作为文学，它凝神于由历史延伸出来的当代人性的新边疆，而不是到坟墓中去“寻根”。它使我欢喜。然而，这一切都在“初级阶段”，尤其是艺术表达还不太超常。它使我对作者表示新的热切的憧憬。

1988年3月于  
广州——武汉

# 目 录

热与蒸发 .....	祖慰(1)
在美国牛仔的故乡 .....	(1)
吃在“唐人街”的尴尬 .....	(18)
“观音”起舞在基督教堂 .....	(25)
法·理·情 .....	(34)
相会在休斯敦 .....	(43)
徜徉在“可口可乐”的发源地 .....	(54)
太空城畅想曲 .....	(60)
没“根”的人们 .....	(69)
同性相吸与异性相斥 .....	(76)
女性世界 .....	(83)
亚特兰大的中国太太 .....	(90)
雪暖滑铁卢 .....	(99)

不再美丽的艺术	(103)
波恩——贝多芬	(109)
送你一束郁金香	(119)
伦敦的文化景观	(128)
都市的“客厅”	(132)
小就是漂亮	(138)
布鲁塞尔最老的市民	(144)
醉后方知酒浓	(154)
御林军的游戏	(160)
苏格兰山水变奏	(167)
一位留学生的惆怅	(174)
海德堡的浪漫	(179)
狂欢节在西德	(186)
用蓝眼睛说话	(198)
冷雨霏霏鹿特丹	(207)
彩色童话在白色结晶里	
延伸	(217)
欧美行,与鸽子为伍	(225)

# 在美国“牛仔”的故乡

远游总得带些探险的意味，只因为生活的趣味大半在不预期的发现。要是所有的明天全是今天的翻版，我们不早就活腻了才怪哩；要是东方和西方一个样，我们又何苦历尽几万里云和月来到西半球？还想我上山就要采花，下海就得捡贝壳，入图书馆大脑就要“充电”，这次我到了美国西南部就想……

就想见识见识“牛仔”(Cowboy)！这个在脑子里孕育了多年的夙愿，当我踏足美国得克萨斯州的土地时，便呼之欲出了。

“牛仔？”

在休斯敦的大陆国际机场上，来迎接我们的休斯敦——深圳姐妹市委员会秘书长艾丽丝小姐对我提出的这个要求不无惊讶，蓝色的眼睛急急地眨巴了几下，明白了，脸即刻绽开了一个笑容，“OK！得州人都是牛仔出身，他们的骨子里都浸透了牛仔精神，你定会看到的”。

我看到什么？来机场迎接我们深圳市友好团和艺术团的百来号美国人中，我的眼睛没有扫描到一个“牛仔形象”。在我有限的见识中，“牛仔”是戴着宽边的牛仔大帽，脚上蹬的是高统马靴。我心里轻轻地掠过一丝惆怅，是一种孩子式的顺受的惆怅。

“Hello！”

耳膜突然一振，令我驻足凝目，声音的刺激来自一位体格魁梧，足足比我们高出一个头的美国司机，他正站在大巴士的门口接我们到市区去。他粗犷豪爽的招呼，得到很大的反馈。走在前面的几个女演员也许是英语盲，也许尚未习惯这种美国式的招呼，都仰脸瞪眼地望着他，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好在这时有人轻轻地说了一声“Hi”，而引起的回响却是惊人的，那位司机以及陪同我们上车的美国朋友异口同声地对我们喊：“Hi”！

沟通，人类毕竟是容易沟通的，不管哪种肤色。文化的动物总有共性之处，当然不乏个性之异。如在美国，人与人碰面都会打个招呼，那怕是陌生人，更何况是在好客名遐于世的“牛仔”故乡。

热情、豪爽、主动性强。恐怕是“牛仔精神”的一个遗传因子吧。面前这位高大的“牛仔”，拿起话筒自我介绍叫惠斯，是休斯敦市洛克哈特公司派来为艺术团开车服务的。或许因为语言的隔阂，不能尽言。为此，他主动地向我们介绍以手势表示的语意。如伸开食指和中指，表示“胜利”；把拇指和食指合起为一个“O”，其它三个指伸开，表示“OK”。这些手势我们是熟悉的，但他的一本正经相是有感染力的。当他单单竖起大拇指时，我们都一齐喊——“好！”“顶呱呱！”但有一次，他却是把大拇指竖起，然后把整个手倒扣向下，大方块脸上那一小撮日本式的小胡子滑稽地挪开，吐出一个含糊不清的中文单词，“坏！”

我们哄的一声笑了，一是被他的滑稽相逗的，二是因为尴尬。他怎么说我们“坏”呢？原来下车时男演员争着下车，不礼让女演员先下，进出酒店的门，男的也没有礼让女的先进。

唉，积习难改，先辈遗传给我们的秉性实在没有多少好东西，倒是有一大堆真叫自己难为情的坏习气，我对它们自艾自怨，自惭形秽，明明知道那些坏习气浅薄，俗气和丑陋，但就是难于决裂。好几次，我们不准时上车去赴会，急得惠斯先生走过来左手一把抢过令我们移步缓慢的演出道具，右手将大拇指倒扣向下，那撮小胡子——黄色的小胡子又撇开了，大喊：“Let's go”！

本来，我们这些来自深圳特区的人，就时间观念“而言”，应比国内其它地方强且能自豪一点的，曾发明了“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当然，这个口号属于第二次浪潮

的产物，因而比之已进入第三次浪潮的美国就是小巫见大巫了。乍看上去，时间观念的强与弱取决于工业文明的高与低；但细想一下，仍有传统文化的遗传密码在作祟的。相信我们艺术团的团员不少也曾是“牛仔”出身，那是“中国式”的牧童。记得我还是学生哥的年月，深圳尚未作为特区开拓，大凡农忙时节，我们这些城镇学生哥便要到附近农村支援春耕，农民伯伯见我个头小，只配当“放牛娃”。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过，也挺好玩的，有时跳上牛背，玩玩小竹笛，吹奏着一些小曲儿，再看看周围的小路、流水、人家及阡陌纵横的田园景色，悠闲自得，乐趣盎然，大自然与人生似乎融洽得很。这种农业社会的悠闲遗风，往往导致我们去美国“牛仔”故乡只有尴尬的份儿。

但尴尬也有它的益处，你汗颜之余，大脑倒是会好好反省一番。

比如我想：中国的“牧童”与美国的“牛仔”区别在何处？“牛仔精神”是怎样孕育而成的？那些为全球人所津津乐道的“牛仔故乡”，以何种成份和味儿刺激人们？为何能深深影响着人们的言谈、举止乃至服饰仪态？且不说好莱坞连着炮制的“西部牛仔电影”横扫全球的屏幕，成为流行民间的大众文化；就连我们日常穿着最多的还是“牛仔裤”，相信所有衣饰都没有“牛仔裤”叫得更响和用得更广。

为什么？这的确是一个“怪圈”。我们还是老老实实回到“牛仔”的自身去寻找答案。

抵达深圳市的姐妹市也是得克萨斯州最大的城市休斯敦

后之翌日晚上，休斯敦——深圳姐妹市委员会秘书长艾丽丝夫妇同时宴客。她的丈夫，CRXX公司总裁威尔肯逊先生等总商会人士在酒店为友好团洗尘，而艾丽丝小姐在她家中为艺术团接风。

入夜时分，月亮已经挂上树梢，惠斯先生很准时地开着大巴士到恋敏顿酒店(The Remington)接我们赴宴。可我们又迟到了五分钟，惠斯先生又将大拇指倒叩向下了。到美国人家中作客乃属首次，或许会有不预期的趣味发现。前两天在旧金山作客，天天被华侨“包围”住，不是请吃饭，就是座谈聊天，给我的感觉是自己尚未走出广东省。本来嘛，喜新厌旧是人的审美本能，更何况是美国人，但他们的喜新厌旧未免太过激了。今日之新，一变即成为明日之旧；而前日之旧，一变而为后日之新。头发忽而留长又忽而剪短，牛仔裤忽而变为“喇叭裤”又忽而变为“直筒式”，这恐怕是国民性的一种表现。不守陈规，不重权威，标新立异，当属“牛仔精神”的传统酵母。就拿我们坐着的巴士来说，并非往市中心驰去，而是往市郊驶去。曾几何时，“乡村都市化”，人们象蚂蚁寻吃般涌向城市，以争一席立足之地为豪。但是，自本世纪五十年代始，美国开始了一次“戏剧性”的变化，中等收入以上的人家，放弃了空间享受日益缩小的旧式城市生活，返归大自然，在市郊的绿林草坡上安家。到了七十年代，几乎形成一种高潮，尤其是白人离开城市，而黑人倒是进驻城市的公寓。这些“返依自然者”认为“如果在丛林中找到一片土地，那简直就是梦幻中的世界”。这种“划时代”的变迁，反馈于我们这些黑头发、黄皮肤之同胞

会感到“不可思议”么？多少人正梦寐以求并想方设法厌弃乡村从“前门”、“后门”、“左门”、“右门”涌入城市。有什么法子？城乡差别是三大差别之一。

南方大道到了，从月光零星破碎地筛在地上可以想像这里的林荫之浓密。一幢小白楼敞开了大门，热情豪爽的主人——艾丽丝小姐已经在门口迎接。她身着一套白裙，象一位潇洒自如的天使，远远便向我们喊：“Hallo！”

我眼睛一亮，门楼上悬挂着的两面旗撞入眼帘。一面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国旗——星条旗，一面是得克萨斯州的州旗——孤星旗；多少象征出得州人喜欢标新立异，独树一帜的风尚。我出国前曾读了读美国的历史，知道在得州的历史上，曾经悬挂过六面国旗。也就是说，六个不同的国家先后都以得克萨斯为领土。西班牙、法国、墨西哥、得克萨斯共和国、美国南部联盟以及美利坚合众国。当然，最早的得克萨斯是属于印第安人的，约三万七千年前，印第安人便在这里聚族而居，渔猎为生，发展农业，组织社会，如是繁衍。直到公元十六世纪初，西班牙征服者踏入得州大地，这里才发生巨大变化，犹如浑沌一旦凿破，鸿蒙一经倒泻，自此喧嚣哗动了。

在得克萨斯的舞台上，印第安人、西班牙人、法国人、墨西哥人、黑人以及英美的后裔相继粉墨登场，传演连篇史剧；他们或为淘金，或为贩牛，或为传教，或为开疆拓土，或为钻井探油；或被胁迫而登台，或受征逐而遭难；其间不乏可歌可泣、令人唏嘘叹惋的故事。但，唯有“牛仔”的传奇才道出得州人的真正本性，才是真正脍炙人口的……